

諜海秘辛錄 (二)

費雲文

——中國情報員的故事

仰光反間驚濤駭浪

航空情報制敵機先

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前後，我航空情報單位，對日海空軍密碼已有把握于廿四小時內破譯。隨後並說服被俘的日本空軍人員爲我工作。因此不但對日本空軍使用的密碼，能立即譯出；就是他們七日一換的密鑰，也能掌握。

民國卅年（一九四一）十二月，日軍發動侵略南洋的戰爭，其勁旅近衛師團，由柬埔寨的古都暹叻（Siem-Rep）出發（日軍已于當年七月進駐安南南部，十一月即完成各航空基地的整備），向馬來西亞進擊，攻略新加坡。十二月，剛由歐洲調來新加坡的英國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及戰艦「無敵號」，出海上，攻擊載運日軍的船團。因爲不知日軍已在安南南部航空基地整備的情形，也沒有料到日機有往返新加坡的續航能力。所以對空防比較疏忽，並未以戰鬪機護航（當時新加坡有足够的戰鬪機可供使用），結

果被日軍從西貢、土特、落臻（Soc-Trang）三個基地，出動重轟炸機，分波次的一再猛攻。於是在毫無還手餘力的情況下，慘烈沉沒。

當日軍轟炸機從基地起飛時，我航空情報單位即已得到情報，旋即判明係集隊南飛，有侵襲新加坡的可能，並經稟明 蔣委員長，奉准告知英國駐華大使，英使初不置信，認爲無此可能。但因係我正式通知，當然有其來源，乃令館員分電倫敦與新加坡。可惜爲時已晚，接連而來的情報，係「主力艦甲板炸穿」、「第二層甲板炸穿」、「艦已左斜」、「第三層甲板炸穿、火藥庫自爆而沉沒」。

自此以後，英國對我情報部門的優良功效，大爲折服，乃主動要求與我國從事情報合作。經蔣委員長交令戴笠將軍負責進行，乃派倪尉冰爲我駐印度加爾各答中英情報總臺長，率領情報、技術人員及電訊器材赴印，開展工作。

空投間諜決心服毒

民國卅三年元月，我佈置在緬中曼得堡的情報組陳雅幼報告稱：

「某日深夜，在緬中東行（Tungoo）的公路邊林木旁空降一人，由緬人掩護隱藏，可能逃入勃固山區。」

我仰光情報站將這份情報，呈轉重慶。十天以後重慶來了一份指令電：

「該空降人員是否緬甸人？此人廿五歲，仰光市人，仰光大學畢業後，赴印度深造，本名貌拉盛，化名貌貌禮。如校查無誤，應即設法側助日憲兵捕捉之。可利用偽緬華聯合總會白圻章（以緬奸爲掩護的工作同志）出面，站組人員不得暴露身分，至要。」

這份密電，與仰光站的工作背道而馳，令人莫測高深，查對密碼，並無錯誤。該站以爲情報人員以服從爲天職，不必再去懷疑此指令的動機。乃下令曼得里組，派人赴東吁密查該空降人員是否與重慶指令同一身分，現藏身何處？

當時日軍與緬民之間，關係惡劣。緬民掩護緬空降諜員，盡力保護；與過去歡迎日軍，幫助日軍的情形大不相同。所以日憲兵雖然挨戶搜查，終不可得。

可是，原報人陳雅幼却發現了他的線索，報

告軍統局仰光站說：

「職之胞兄在東叻市區大市場爲市區商人，得緬人相告，前空降之緬諜員，帶有大量金盾。現每隔十天八天，總有一人持金盾來市區，向大市場兌換現鈔，可能與此諜員有關。」

仰光站得此情報，乃派員跟蹤注意持金盾前往市場換鈔人的行踪，發現緬諜藏身於市郊的一家牛皮廠中，暗中核對其身分，確與重慶指示相同。乃遵照重慶指示，由該站所掌握的緬奸組織密告日軍，出動便衣警衛，予以逮捕。搜出無線電機、密本、金盾等，押赴仰光，交日憲兵隊審訊。

貌拉盛在日軍日夜疲勞誘供之下，堅不招供；再經灌水等酷刑，也不屈服，並以被迫作咬破英人代裝毒牙自殺的姿態。日軍不願失去活口，慌忙請華僑牙醫陳嘉德入獄，爲他拔除毒牙。貌拉盛乘機以緬語密請其轉告擔任教育部長偽職的父親宇欽貌速來營救。

陳牙醫是陳雅幼的堂兄弟，乃與其商議，將貌拉盛的請求轉告日軍。日軍找來宇欽貌，令他入獄陪審，當面見愛子受刑，宇欽貌大不忍之下，乃懇請緬府主席巴茂向日軍要求，准其交保，並負責說服其坦白招供。獲日軍允許，但仍秘密派員監視。

宇欽貌思想反英，早與日軍有秘密聯繫，於是向其子說：

「英人老奸巨猾，以懷柔愚民，掌握全緬資源，消滅緬甸民族意識；如同吸血鬼，要永久統治緬甸。日本雖殘暴，但此乃軍事時期，祇要戰事平定，緬甸必能真正統一。」

被逼降敵有板有眼

經過三個星期的勸說，貌拉盛表示願意向日軍投降，坦白招供，供詞說：

「我在出發前，英人爲我改裝一顆大牙，灌入劇毒，萬一被捕，受刑不過，可用硬物咬破，無痛苦的自殺，千萬不可招供。英方命我在東叻降落後，先求立足，然後潛返仰光，探測日軍已否將原有英染海口砲位改變。他們將派飛機來偵察，並派潛水艇載蛙人隊在仰光海外掃除水雷，以便海軍進攻登陸。又令我每天以電報報出仰光氣象，如果完成任務，英軍反攻回緬甸，必有重賞。」

「但事實上我在印度受訓時，英國高級軍官常找我去詢問緬甸西岸阿立干(Alakan)地區的人口、風土、人情、地理。我在走廊上經過一間大房間，看到一幅大的緬甸立體地圖，平放在專室裏，許多英海軍官員，移動許多模型艦隻，本來都集中在仰光海口。可是，有一次再經過該室，大地圖上已蓋上一層大紅布。仰光的地方已平平的沒有模型艦隻的突出，相反的在緬甸西岸阿干比海口(Alkan)處，却突出些高高低低的艦隻模型。不知是何原故。他們已經知道阿干比海口沒有水雷，但仍要我儘可能再加查證。」

「如果你們相信我，把電機發還我，我可以使你們的監視之下，模擬你們的意思，發電回印度。」

日軍聽到他的供詞，非常滿意，當即判斷英軍的戰略是避實就虛(進攻仰光是攻堅，而且路

途遙遠；進攻緬西是攻弱，而且就在印度對岸，航程較近。)所以進攻仰光是虛晃一招，進攻緬西阿干比，然後由仰光側後攻日軍不備，才是實情；而將英機偵察仰光，視爲策略的運用。當時將防守仰光的大砲數十門拆除，運往緬西，調動原防守仰光的一部分大軍防守緬西阿干比海岸。凡此情形，均爲我駐緬情報單位仰光站所偵悉，電報重慶轉知英方。

今日黃蓋當之無愧

民國卅三年我國軍反攻緬甸，即已肅清滇西，攻入緬北。次年繼續南下追擊，三月二十三日我五十師攻下從腊戌往曼得勒之間的重鎮西保，三月卅日攻佔喬美與原在更的宛河西岸的英軍會師，未再前進。

戰局的推移，對英軍反攻仰光極爲有利。二月某日，英軍登陸仰光，日軍已將防守主力移至緬西，無力抗拒，乃于先一日匆匆撤走至勃固，向東退入泰國。當月下旬，英軍與我國軍在曼得勒會師。日軍防守在緬西的三萬大軍，成了甕中之鱉。

這一個反間成功故事，那位貌拉盛的假投降經過，表現良好，甚至以碰壞毒牙自殺的姿態，堅熬苦刑的事實，以及在其父親苦勸三週以後才願意坦白招供的情形，都能使狡詐多智的日軍信以爲真。而其供詞，妙在先說明他的任務爲調查仰光日軍整備情形，顯示英軍將要反攻仰光，頗爲合情合理。而最後却在他印度受訓的見聞中故弄玄虛，暗示英軍真正登陸進攻的地點可能爲緬

西阿干比，好讓日軍自鳴得意的以為發現秘密，上當中計。

然而由於緬人的普遍反日，他前一半的被人告密被捕，如何做得天衣無縫，不啓人疑竇，不得不有賴於我情報單位的密切合作。其間運用之妙，實是情報史上的一個很好的範例。

防空情報戰諜追諜

防空情報佈網擒凶

中國防空情報，早在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即在戴笠情報機構的人員和技術的支援下，在杭州梅東高橋成立「防空情報訓練班」，灌輸航空氣象、防空情報、防空監視等新知識。

二十四年十一月建立「中央航校防空總臺」，以王允吉為總臺長、陳邦彥為主報務員；並派王惠民、查夢影等攜帶三部電機，分赴杭州灣外的花鳥山、陳錢山、小洋山等地建立防空監視電臺。民國廿五年，「中央航校防空總臺」擴大業務範圍，改組為「航空委員會情報總臺」，設在南京小營。

杭州總臺改為支臺，仍由王允吉負責；另在東南沿海增設黃山、崇明、滁州、徐州、海州、溫州、大洋山各地防空監視臺，經常與總臺、支臺聯繫，報告情報。迄至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前夕，全國各空軍基地及重要據點都已完成建臺部署。

漁夫情侶船底設臺

八一三滬戰既起，我軍出擊日軍，勇不可當，在江灣路和北四川路一帶獲得勝利，空軍也參加作戰，在瀏河炸沉敵艦一艘、傷四艘。

日軍欲取得絕對制空權，乃於八月十四日，從臺灣派出著名的「木更津」轟炸機隊，沿閩浙海面北飛，再經錢塘江西進，奇襲我杭州寬橋空軍基地，當時日軍尚不知我國已在防空情報上有嚴密的部署，十八架轟炸機，在沒有驅逐機掩護之下，旁若無人的沿海飛來，被我設在溫州和花鳥山的防空監視臺發現，急電杭州戒備。

我空軍得此情報，乃即下令剛由周家口飛抵杭州的第四大隊高志航等昇空迎戰，因得先制之利，所以能出其不意的一舉擊落日機六架、傷七架。十五日，日機十六架再襲南京，我空軍也因為情報的靈通，從容準備，再擊落六架、傷一架。

日軍吃了大虧，知道行蹤洩漏，問題一定出在錢塘江外的小島上，乃於十五日，以海軍陸戰隊登陸花鳥山大舉搜查。

花鳥山海島住有漁民二百餘戶，僅有街道一條，潛伏該島的防空情報臺長查夢影，原係江蘇宜興人，因為中學時代的女同學某為花鳥山人，乃以她的關係掩護前往建臺（後來結成夫妻），電臺設在小漁船上，每次發報完畢，即以油布將電機包好，沉入海中，吊在船尾，用時再取出，所以日軍搜查，未能發覺，終因查夢影口音、舉止與島民不同，引起日軍懷疑，將他逮捕嚴刑拷問，查夢影雖被火燻兩眼，受創極重，却仍熬刑決不招供，準備犧牲，日軍因無確實證據，才將

他釋放。

小伙計九字屢建功

漢口是軍略要地，在尚未淪陷之前，我們即在機場附近佈置防空情報電臺，負責人楊敬先，在一家小雜貨店當小伙計，土頭土腦，很為顧客所信賴，店東是一對小夫妻，也是情報工作同志。

民國廿六年十一月，漢口淪陷，該小雜貨店並未遷移逃難，反而大批進貨，漢奸組織帶領日軍憲兵隊前往搜查，因為楊敬先掩護確實，未露破綻。日軍進駐後，漢口機場成為日空軍重要基地，轟炸重慶的進軍起點。當每日上午六時以後，漢口機場就忙碌起來，這時正值雜貨店生意清淡的時候，楊敬先也就展開他的秘密工作，爬上高不及兩尺的小閣樓，監視日機行動，把密藏在天花板上的小發報機取出，然後平臥在貨堆中，將日機昇空出發的情形，急電重慶「航空情報總臺」。

當時的防空情報，設計非常巧妙，電文祇有九位數字，不用密碼翻譯，全用數字表達情報的內容，第一位數字代表機種，第二、三位數字代表機數，第四位代表飛行高度，第五位代表飛行方向，第六至九位數字，代表昇空時間，每位數又有一至九種不同的字，可以代表不同的內容，用起來很方便，也可以應付多種不同的情況，譬如「三三四六四六〇三五」，這九位數的電文，即表示「六點卅五分，轟炸機廿四架，六級高，向第四位方向飛去」，通報順利時，不到一分鐘即可結束，所以始終未被日軍偵查發覺。

因此，漢口機場日機每次起飛，重慶「航情總臺」均能很快的獲知，當日機飛越宜昌上空時，我宜昌的「防空情報電臺」又將日機動向報告重慶，這時重慶即發出緊急空襲警報，以當時日本空軍轟炸機的航速，由漢口飛抵重慶，空距為七百公里，單程需要一小時又十分鐘，當楊敬先發出防空電報後，重慶方面有足夠的時間來作疏散準備，使空襲的損失，減輕到最低限度。

日裏泡湖夜間行動

與楊敬先負有同樣任務的，還有「航情總臺第廿五分臺」臺長顧孟平和報務員朱錦新，他們化名張之本、張之德，以堂兄弟身分爲掩護，潛伏在武昌南郊李家橋胡宅，武昌淪陷後，爲避免日軍搜查，乘小船避入武昌湯孫湖蘆葦中，白天蟄伏，夜晚才上岸購買生活必需品。民國廿八年一月，日軍搜查告一段落，他們才推進到武昌市區。是年五月三日上午九時，日本空軍九六式重型轟炸機廿七架由漢口機場起飛，第一次空襲重慶，顧孟平立即將目擊日機西飛的情報，急電重慶。

民國廿八年八月，長沙會戰尚未爆發，武昌鮎魚套（粵漢鐵路支線起點，瀕臨長江），軍運頻繁，日軍運到大批戰車、戰馬、野戰砲、山砲，以及各類軍需品，接運南下，日軍某師團也自各方向武昌集中，轉赴岳陽，顧孟平立即將此情報電告重慶。重慶據報後，認爲此種情報極具價值，除頒發巨額獎金外，並指示顧孟平再進一步詳查，並且與長沙分臺何逢霖直接聯絡，以後凡是有關由武漢南下的日軍動態情報，均同時分發長

沙分臺，由該臺直接譯送第九戰區薛岳長官，以爭取時效，由於日軍進攻長沙的動態，事先均爲我掌握，所以每次長沙會戰，都能在已知彼的因素下，大獲全勝。

偷渡長江糯米誘敵

民國廿八年十二月，顧孟平在武昌佛子林有安全顧慮，乃于某日夜偷渡長江，將電臺臺址遷於漢陽鸚鵡洲崔宅，地濱長江，視界遼闊，日機自武昌、漢口機場起飛，和日艦在長江活動的動態，均易控制。顧孟平以開設永豐米店爲掩護，吸收武昌愛國青年馬盛華夫婦幫忙，以店主名義對外接洽；顧孟平和朱錦新則任店員，從事實際情報工作，另僱用馬盛華的妻弟朱漢旂潛伏漢口機場爲小工，刺探機場內部的情報，由於永豐米店存賣日人喜愛的糯米甚多，日軍官兵經常光顧米店，與顧孟平成爲相熟的朋友，無形中又洩露若干軍情給顧孟平。

因此，顧孟平的「第廿五分臺」情報做得非常出色，前後獲頒的獎金，可以購買五十兩黃金。民國廿九年春，爲重慶遭日機轟炸最慘酷時期，顧孟平奉命紀錄日機每日升空警戒的時間、方向、高度、盤旋路線，以及無警戒升空時間及地動作息時間等詳細資料，每日呈報重慶，爲此連續達四十多天之久。

防空死角炸燬敵機

另由朱漢旂在漢口機場，每日將機場上停機數目、種類、停機位置、番號及設備等資料，報

告顧孟平，報告的方式，非常巧妙，利用漢陽江邊一座無僧人主持的破廟，爲交付情報及傳達指示的場所，朱漢旂每天放工回家，藉故順道在破廟停留，在香火簿上寫上米、麥、油、香、燭若干，每個項目和數字都是重要情報，顧孟平每晚潛往抄錄後，同店譯成密碼急報重慶。

重慶方面，根據這些情報資料，統計分析，找出漢口機場日本空軍的防空死角；而於廿九年八月某日正午十二時至一時之間，以空軍轟炸機三架，突由正西方上空直撲漢口，奇襲日本空軍基地，日機不及抵抗，被我炸燬停在機場的重轟炸機八架、戰鬥機三架，我機達成任務，全部安然返航。

英國人也特來借重

英國人士，對我重慶防空情報的準確週密，頗爲欽佩，特地邀請我情報機構派員赴香港，協助他們建立防空情報系統。戴笠乃派陳一白率領部分人員，以軍令部第四處工作人員名義前往香港，建立「第八工作隊」，擔任香港航空情報工作；對廣州、三灶島、海南島等地日軍機動態，均能掌握確實，英香港總督曾經致電 蔣委員長致謝。

民國卅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進攻香港，晨五時，「第八工作隊」首先發現廣州機場的日軍機向香港行動，乃即通知香港政府施放警報，英機也升空迎戰。此後，香港的防空警報，即由該隊負責指揮，一直到香港淪陷，該隊才撤回國內。

（未完待續）